

下卷

書名 壁經堂外集二卷續編二卷 民國三年胡氏刊本；(續編)民國五年刊
撰者 胡淦 撰
卷 下卷
內容分類 集-別集-近人
索書號 雙紅堂-戲曲-379
編號 D779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79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戲曲-379](#)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壁經堂外集二卷續編二卷 民國三年胡氏刊本；\(續編\)民國五年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壁經堂外集上卷

新津胡 淘安瀾

戲擬玉皇實行陽歷令

乃者陰歷陽歷歲月參差迎年送年亞歐歧異遂使神仙洞府赴會難諳牛女鵲橋佳期易誤筵開王母宴識何時壽祝仙姑行難定日蟠桃修會歲歲愆期凌宵序班年年異日非上界法失普通規朕甚閔焉方今萬國同風五洲共體九天仙佛三教神祇陽歷實行陰歷宜廢嗣後傳燈釋子守舊弗宜謂臘月八上表寵神提前有準秦軍胡帥柏葉椒花舍舊謀新和尙受戒爭先固後頒千秋令爲百神宗天國三年乙丑一月

壁經堂外集下

新津胡 淩安瀾

戲贈靈芝草登臺一笑序

靈芝草、坤角花。旦也。九月五號同園主人問子才君觀演榮歸。掃墓一酌。笑面迎人。誰能遣此。故序之以告多情者。

蓋聞秋波一轉。尤展成弄筆成文。笑口方開。唐伯虎甘心爲役。况夫彩雲裙帶。吐月娥眉。一笑回頭。兩臉夭桃從鏡發。隨風飛步。滿身蘭麝撲人香。倘無宋玉之詞。以粧神女。子健之筆。以賦洛神。恐荳蔻之花。難拋隔座。丁香之結。易繞寸心。如靈芝草之登臺一笑。

也。原夫靈芝草者海上名伶女中特色前登伶界壓倒金釵十二行早補花天頻招珠履三千客夫原優孟名傳楚尾吳頭妻似嫦娥譽滿神州赤縣囊者風月月夫唱婦隨整整齊齊男歡女愛而羣仙園主人爲女界修慈航不得不假靈芝以救苦海也爾時月輪未滿桂子飛香趁此時光買得泥金貼壁好傳風景看他美女登臺傾國傾城當場宜一顧疑雲疑雨入夢到三更借笛傳聲箇箇耳聆笑語抽身便走人人手掬笑容有時掉轉身來自是春風滿面抑或橫斜露齒更爲秋水添情恨他角逐金蓮千歡墜地怪爾提高玉筍百媚迷人待到癡欲接唇思接者

豈惟爾汝神傳斷目相鬪者已滿樓臺倘杜蘭香再生吳彩鸞復起聞而卽知半爲嫣然望卽生嗔只因粲也逆料玉卮娘子呑聲羣玉山頭花蕊夫人飲恨百花潭上不必西冷呼小小南岳喚真真已使入座之賓難拴意馬尋花之客欲幻牽牛笑幾輩白髮鬚眉風情盈面醜一般青年子弟慾火攻心設使文陣雄師騷壇盟主芳名盈耳覲面見之則麗玉箜篌豈咽渡河之怨文姬笳拍不淒出塞之哀青柳折于章臺思非哲士綠珠墮於金谷悲是蠶人普寺鶯鶯羞他待西廂之月燕樓盼盼任爾鎖北邙之煙凌雲雖空別有梨花入夢琵琶雖杳不借鸚鵡相呼旣有今



人。烏思古者。所以眉山蘇軾眷戀朝雲。西蜀相如低徊卓女。蓋有由來也。吾願佳人更轍。貧女改絃。則西宮秋草。變爲南部煙花。北地胭脂。盡入東山絲竹。庶免遇人不淑。悲鴛浦之孤飛。之子無良。恨烏蘭之負約。一聲檀板。跡遍天涯。幾忤舞衫。遊儕仙女。庶戲中之傀儡。借此方消。錦上之迴文。從今不織。且使紛紛絲管。利權不溢於他山。夜夜鴛鴦。專制烏生於外子。較嬋娟見棄。不逢前度之劉郎。門巷蕭條。難覓昔年之崔護。蓬頭露面。啼飢號寒。之爲愈也。果然風氣開通。歌聲習慣。免賦別離之恨。且增大雅之觀。當以靈芝草爲救命湯。粉菊花爲華身物。夫然後破涕爲笑。

川中旣播美談。因笑成風。滬上又增佳話。僕才異江淹。愧少生花之筆。賦非宋玉。難添着粉之資。聊假蕪詞。以供眾噱云耳。





戲贈伶界女狀元銀雙處序

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卽臨邛黃崇嘏也。後遂有花榜狀元之名。方今民國無此名目，茲錄之以供眾喙。

蓋聞崇嘏宮花雌雄莫辨。木蘭伙伴牝牡難分。伊古來女公子之角逐名場。追奔敵國。已爲英雄吐舌。名士低頭。而况粉黛舞臺。代表鬚眉面目。色香世界。爭雄錦繡心腸。如銀雙處者乎。以彼年未及笄。胸羅恨史。而渠鄉東方鳳。慣賣風流。同臺粉菊花。不離脂粉。惟彼心懷往古。幾多熱血英雄。指點來今。一個妙年兒女。但憑絲管。傳他愛國精忠。不假釵環。效這情天歌。

妓以故舞衫楚楚。喚醒愚頑。黃髮皤皤。借銷傀儡。百
花頭上。堪與王曾齊名。五色雲中。應儕韓琦比瑞。笑
龍鬚友僅助。卻讚功名。指探花郎。休隨余中詩賦。宜
夢歌臺之積木。奪伶界之錦標。不似花榜花魁。竟爾
傾城傾國也。猶憶祁山六出。鼎足三分。并魏吞吳。傷
先帝之未半。征南戰北。嗟老臣之將衰。而渠也演武
鄉侯之隱憂。聲音淒楚。降姜伯約之上。將駕馭謙恭。
設使先主復生。應笑綸巾宜兩孔明再見。自嗤羽扇
成雙。看他海上花童。尚具千秋面貌。冀我蜀中男子。
尤宜八陣胸襟。其演碰碑也。事雖異諸宋史。情則可
勸今人。無敵將軍。矢馬援裏屍之志。多情巾幘亦吳。

宮擐甲之雄。可憐老將雁門。方壯睢陽肝膽。不料遊
魂虎帳。竟成莊子迷離。看到面覲三更。腸迴九轉。音
何悲壯。氣更蕭條。即使碑乏李陵。已覺將星將隕。何
況地聯蕭后。尤爲魚網難逃。宜夫絲竹流音。助歌助
泣。孤忠特色。呼帝呼天者也。其演烏盆鳴冤也。略貌
傳聲。處處爲幽冥寫照。依人託物。時時代冤鬱言情。
所以一應一呼。恍惚靈魂對面。若離若即。不堪苦况
當前。似此清白案頭。鬼有杜鵑之血。承平宇內。人難
將來。而語語悲鳴。聲聲呼喚。誰能遣此。我見猶憐也。
鄙人僅顧三嗟乎。祐帶今生不藏金屋。衣冠前世必
曲餘俟顧續

在玉堂悉廿一史之興衰方傳古人真面目演四千年之歷史還交我輩記心頭不是唐高越之妻徒稱學士亦非趙彥深之母僅號侍中譬猶隋煬帝之女相如韋節度之女校書名以實見實以名傳也



贈漢上牟玉卿序

前清光緒三十年余辭湖北旅鄂學堂監學兼經學國文教員寓斗級營街有同鄉崇慶州胡君灌縣汪君新都馬君成都張鍾兩君到漢尋花小飲當時風尚必有一陪酒者爲合格汪遂爲余叫牟玉卿數次一文未給故作此贈之

玉卿者始遇牟家識由汪子年方十二略解春情客滿三千咸推國色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姐面柳如眉一顧能傾如此羞花之貌十年不字留來迷洞之香爾時有張鍾汪馬暨胡子者結酒伴於漢皋節踰

桂滿覓才人於柳巷。日印窗中。銀燭高燒。地下則蓮
花步步犧尊淺酌。席前則耳語卿卿。家家燕燕鶯鶯。
處處風風月月。未幾信柔荑之手。爪散玉盤。面桃杏
之腮。指援金爵。分杯而飲。癡欲接唇。借箸而拈。情惟
大嚼。旣而搗禰衡鼓。拍蔡琰笳。彈叔夜琴。鼓湘靈瑟。
或唱訪友。或唱贈金。或唱木蘭從軍。或唱明妃出塞。
蓋不獨逐馬寧馨李波妹。跨龜彎弓毛夫人。鍊巾帽
之奇兵。布宮中之粉陣。一戰爭人國。再戰爭人城也。
卿曰妾彈古鳳詞。君擬求鳳曲。予曰白髮頻添吾老
矣。青春有待汝知乎。於是月意風情。煙消火滅。旣而
歌臺撤響。酒宴重開。一杯勸盡。又一斟。三鼓未敲已

三醉聊將卿喚。欲倩人扶。未破愁城。先沉酒海。卿曰
少安無躁。暫住爲佳。遂以陸羽之茶。換文君之酒。又
以婕妤之扇。招宋玉之風。且語客曰願代一杯。願猜
一子。願復酒兵之讐。願獻情郎之醜。願盡壺中之酒。
個個盈尊。願酬座上之賓。人人戰拇。設使拈鬮分韻。
願成賭酒之詩。如其刻燭催題。願效三條之詠。由是
傳食東西。不離左右。不料細通欵曲。密事慇懃。眠今
解我衣冠。興也問吾飢渴。遂使聽琴鍾子。撩亂琴心。
荷戟馬援。倒持戟柄。更有窮經安定。定懶籌治事之齋。
出使張騫。願罷和親之議。時張鍾諸君俱有欣羨之意。汪子謂予曰。非此母不養此女。惟斯地乃有斯人歟。予應之曰。



長安李氏兒後爲封侯婦。案異聞錄。天寶中常州刺史榮陽公子應舉。獨長安媚女李姓。姓後封汧國夫人。夫人舊名一枝花。方今世界翻新。婚姻自由而天寶異聞。應重見於今日也。故歌語著此。意以贈之。天生此女。不其然乎。遂作歌以贈之。歌曰。牟家錢樹子。宜號一枝花。後封汧國日。再見李姓。

戲贈京班劉松樵。惜散古今愁序。

干戈禮樂。天地戲場。治亂興衰。史書戲譜。是以秦漢創始。譜成馬班。元明功高。譜推張宋。編年紀月。左邱明的是解人。舊譜翻新。歐陽公何妨多事。而李延壽畫分南北。姚思廉組織梁陳。遂令觀劇回頭。俳優賣飯。以故陳承祚蜀吳魏三志。不與托克托宋遼金三史。比例參觀。相提並論。譜家優劣。從可知也。且夫史可法短小精悍。左光斗鐵石肺肝。陸秀夫社稷孤忠。文天祥乾坤正氣。蒼昊排戲。名角登場。一曲未終。九州變色。何況并魏吞吳。武鄉侯存心造漢。身秦心晉。王景略大義光天。不獨陳同父旗陣羅胸。岳少保精



忠報國。愁腸滿腹。怨氣填膺。似非俗手能摹。凡才畢肖也。京班有老生劉松樵者。當世界翻新共和伊始。不事季長叔夜。弄笛彈琴。子胥正平。吹簫撾鼓。舉凡舊恨新愁。準今酌古。弗使青山忠骨。異代沉淪。黃土英靈。改革湮沒。以故范希文先憂後樂。代表寸衷。關壯穆歸漢辭曹。曲傳苦志。其演祁山六出。孟獲七擒。九合諸侯。三存宗社。蜀臥龍當云類我。齊桓公應笑像儂。而况碑碰李陵。酷似將軍面目。孤託白帝。儼然先主衷腸。設非前身習慣。今世烏能。尤其甚者。城守睢陽。璽傳曹丕。劍贈漁父。師乞秦廷。骨肉之悲君親之慘。遂令觀者目不忍見。耳不忍聞。真所謂少二寡。

雙絕無僅有者也。方今民國初基。羣雄爭長。設無舞臺歌管。往古形神警醒。庸流悲哀。忠憤恐亡。秦豪傑權利紛爭。亂晉強鄰。干戈疊起。其愁莫罄。其慘不堪。有賴渠豪竹哀絲。舞衫歌扇。丹青變相。粉墨消魂。未始非麟經誅心。神道設教之一助也。然猶有冀者。倘嗣後兵交秦晉。宣演蹇叔哭師。楚滅江黃。宜唱秦伯降服。不必楚子玉城濮之敗。喜擬晉文。穎考叔蠶弧之顛。詛儕鄭伯。還望弭兵向成。再扮冠裳。辭令國僑。重逢顏面。毋使申息父老。空悲弟子之魂。吳楚餘皇。再掩罪人之骨。則衣冠優孟。身後齊名。斑彩老萊。當場非戲也。





戲擬蓋山西一個可憐蟲序

蓋山西色藝雙優，已見各報暨華國春秋復聞羣仙園主人周子才君言伊父家纏怪病日需千錢，伊節粧篋之費匯以養之，不惟母與藝師日恃溫飽，嗚呼女伶可憐，令人望而墮淚也。

門楣不煥楊玉環寵後美談。牽馬遙征木蘭女窗前佳話。從未有身登伶籍，尙懷生我之恩。跡遍天涯，且報劬勞之德。粧紅遮面，韻紫成腔。半爲阿爺，非邀座客。如蓋山西之可憐者乎。以彼身經楚北，欲班老萊之衣。花諱山西，且蓋晉陽之字。品似梅花香在骨，人

如秋水淡爲神。姊妹兩三同來蜀國。年齡二八。不遇王昌。問梓里之春暉。雲山隔斷。看舞臺之萱草。朝夕相依。倘花號自由。路墳平等子。不受產女毋養親。伊父安得桑榆晚景。痛癢餘生。無負郭田。乏乘龍婿。飢寒無慮。殘喘苟延者乎。且夫剥復乾坤。改良社會。女界亦增虞舜伶人。又兄仲由。謂伊爲沽名。伊非文豪騷客。謂伊爲釣譽。伊非道學儒林。推其心以爲女兒無父母。弄瓦何由興歌。父母無女兒。乘龍豈云告慶。憶昔提攜之日。卽爲垂暮之年。宜其青蚨成貫。分匯滻上之郵筒。白髮慈顏。頻依幕中之枕簟。况三眠三起。一飲一餐。左右弗離。須臾弗去者乎。所可憫者。間

後臺之荆布。不是翻新。觀前面之絲羅。半多假借。嗟乎。月名無賴。偏照煙花。蟲本可憐。亦生錦瑟。然後知繫根錯節。瘁影勞形。巾幘甚於鬚眉。英雄遜於兒女者也。設彼私偷韓壽之香。誓踐巫臣之約。則入門夫婿。喚婢呼奴。幾族姨嬪。雕梁畫棟。否則低斟淺唱。萬貫纏頭。食東宿西。千金入手。不然違師背母。秘覓燕巢。男妾私夫。歡娛翠被。未始非舞衫之習慣。歌館之恆情。無奈伊恥入楚襄之夢。不登宋玉之牆。所以未逢蕭史。難占鳳於清門。不遇長卿。豈求鳳於綠綺。卽舉齊眉之案。孰是梁鴻。欲乘薄笨之車。誰爲劉凝。與其銀青胥徒。夫夫婦婦。何如琵琶弟子。世世生生。與



其金紫輿皂。對對雙雙。何如曲子相公。風風月月。此蓋山西不隨流俗。自償孤芳。日事簫聲。夜安歌幕之所由來也。夫春秋共姬待姆。魯史頻嘉。息媯不言。楚書心錄。今而知尊高人格。大半磨礪。輕薄楊花。便隨糞土。吾爲伊悲。又爲伊幸也。方今寰宇晏安。擇婿當同梁紅玉。風塵角逐。求婚必有韓蘄王。立定脚根做人。此其時也。放開眼孔。扮戲允宜勉焉。否則前功盡棄。後悔莫追。一刻歡榮。十年遺臭也。

戲贈京班周蕙芳心有靈犀序

李商隱無題詩云。心有靈犀一點通。謂其形相隔而心相通。然則蕙芳以美男子而宅婦人之心。宜其眉眼傳情。勾魂蕩魄也。

美人楚國粧。自屈平神女巫山賦成宋玉。然不過仙客託詞。騷人寫照。烏能如煙花界裏。絲竹場中。紅板裁歌。早協繞梁之韻。翠盤教舞。自成集羽之容。如周蕙芳其人也。以彼素蓄芳心。善摹花貌。設入吳王宮裏。西子復生。若到馬嵬山前。太真再見。琵琶一曲。無殊出塞明妃。夾幙三更。何異多情梅女。尤可羨者。步步金蓮。踏破愁城萬里。盈盈秋水。情填恨海千波。本

來面似桃花。無須傅粉。白是眼如柳葉。豈待畫眉。幾幅石榴裙。瞻前顧後。一聲金縷曲。掩舊翻新。遂使南越夫人重歸崔子。清河縣主還嫁獨孤。萬里橋邊田洙遇校書之妓。苧蘿石上王軒觀浣花之人。不必南岳喚真真。西冷呼小小。真真自見。小小猶存。也有可憫者。貌可比于鄭櫻桃。不逢石虎色。亦儕夫東關五未遇晉君。斷袖分桃。彌子瑕應慚歌扇。得魚罷釣龍陽君有愧舞衫。宋桓公未見渠容。宜與向魋朱馬魏明帝弗觀彼豔。當爲曹肇戲衣。翩翩周小史。不知珠翠滿頭噴噴陳子高。莫解鴛鴦繡帶。雖有宋朝之美。秦宮之芳。王韶之歡。鄧通之媚。烏能於燕子箋。桃花

扇。高張豔幟。粉飾嬌姿。以博周郎之一顧也。然爲蕙芳幸者。當平權世界。代表殊心。民國乾坤。曲傳媛態。遂令蘇三妓女。再會王金龍。華婢秋香。重逢唐伯虎。斷機教子。慈母即是先生。刺目勸夫。青樓過於良友。有時綵樓擇婿。呂蒙正得以揚眉。抑或囹圄救夫。王三巧居然吐氣。而况桃花馬上黃天蕩。前秦良玉以女子勤王。韓夫人爲世忠助陣。設無銀箏檀板。北調南腔。則巾幘鬚眉。泡形電影也。或謂橫斜秋水。半是誨淫。直接絳唇。原多敗俗。不知春秋無梨園子弟。齊襄何以兄妹相通。陳國無優孟衣冠。夏姬何以君臣相戲。而况齊桓公舟偕蔡女。逾于舞台。漢高帝坐擁



戚姬倍于伶界。此非名論。未免迂談。鄙人以爲援古戒今。仗他高臺教化。勸善懲惡。賴爾幾曲笙歌。從此摹擬閨情。以昭炯戒。形容閨貌。以懲穢行。使蜀中兒女。無則進行。有則痛改。未始非維持習俗。扭轉污風之一助也。

戲贈小客串序

民國紀元。羣仙園開幕。觀者如蟻。時稱小客

串甚夥。故以此勗之。

小客串者。坤班妙伶也。年逾毀齒。膽敢登場。曲未陽春。腔能合拍。較甘羅之飛辯。尙少三春。方班固之能文。儼然同歲。髮無覆額。裝成二八佳人。女未懷春。頻動一彎秋水。意者家承其業。得胎教之先。世守其傳。善指揮之法歟。抑或前身優孟。脫換鬚眉。再世龜年。自甘巾幘歟。宜其赤毛初換。乳臭甫離。遂舞高臺。便稱名角也。且夫民國紀元之日。卽乾坤開化之時。當此蚯蚓宵聲。欲儕鐘呂。雞窗螢火。亦伴星辰。豈特



大澤龍蛇。小園雞鶴。池塘鯉鼈。園囿鳳梟。巨細混淆。
假真紊亂。况彼非不類。亦是羅裙。步武差同。依然粉
黛者乎。夫以東方鳳之風流。蓋山西之雅致。粉菊花
之媚態。靈芝草之妖姿。允宜遠播芳聲。高張豔幟。乃
若王如玉神情吞吐。自是名優。銀雙處音韻鏗鏘。亦
成雅調。以彼五音初步。三尺微軀。角逐風神。競爭歌
管。試問陌上馬上。爾能界定鴻溝。房中桑中。爾能區
分畛域。貯阿嬌於金屋。迎小玉於妝樓。知爾未諳頸
宛鴛鴦舌偷鸚鵡。不過遭逢運會。遂登舞臺。幼稚壇
場。得參絃管。從此細心研究。無慮方朔俳優。如其大
膽踰閑。還憂周郎顧曲。當恆舞酣歌之地。卽爭名奪

利之場。恐夢醒邯鄲。黃梁未熟也。不佞慎彈馮驩之
鉄。毋上荊州之書。所以學子雲解嘲。予懷不逮。答孟
堅賓戲。僕病未能。嘗賦閒情。雅好東籬靖節。日絃司
馬。惟風西漢美人。方今山海乂安。人才疊出。知贈羣
仙姊妹。罪我多多。而約孔壁詩書。規他小小。或不至
有今日歡娛。明日慮下臺容易上臺難之歎也。





戲擬嫦娥與后羿絕情書

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注嫦娥羿妻也。不佞謂羿爲寒浞所殺。嫦娥早已見及於此。故奔月云。

儂本仙子。爾原叛臣。曩謫人間。遂偕翠破茲歸天上。已隔紅塵。憶昔惡姻。溯洄切齒。爾敢妄干天命。篡奪夏廷。臨民無文。惟力是恃。張功挾矢。南山北山。逐獸荒禽。東嶽西嶽。否則娥眉皓齒。凝脂柔荑。藏否風姿。沉淪聲色。抑或六禽四膳。異肴殊珍。四海九州。陸羽水錯。何況寵榮宵小。崇信奸回。滿目災黎。忍墳溝壑。中宵苦勸。白眼相看。上界將誅。紅顏難護。是以先離。

苦海後繫飛鴻。爾若不凌天網難漏。莫謂從前恩愛。
希冀匡扶厥後姻緣已成宵壤。爾爲爾而我爲我。豈
謂別離。濁者濁而清者清。從今隔絕。



戲擬東方鳳與客伶書

曩呈免逐。有費香心。茲肅蕪函。聊申後約。書之不盡。
命也何如。前遇蟬神。如逢鬼祟。不是金龜之婿。頻增
玉女之悲。才異江淹。貌非何晏。沒字碑是其別號。乳
臭子久已著名。處處尋花。花無迎面。年年問柳。柳便
愁眉。爾時也拓開姊妹之花。無非演劇。倘奪賢豪之
目。得有多貲。何圖幾輩蟬神。同人疾首。聲聲叫好。震
地驚天。齣齣弗離。呼朋引類。有時東觀西望。戲窈窕
於座中。亦或北調南腔。效煙花於臺下。唧唧復唧唧。
醜態莫名。嘻嘻又嘻嘻。猖狂無忌。以故城門失火。殃
及池魚。唐帝蒙塵。罪歸妃子。太史公曰。世言蘇秦異。

異事多附蘇秦班孟堅亦曰。世言方朔奇。奇事皆歸方朔。此鳳所以悔之莫及。補之無從也。度諸姊妹爲鳳計。必謂洗盡南朝金粉。澆完北地臘脂。或裙布釵荆。長作良人之婦。或筆牀茶竈。早爲名士之姬。不知我學朝雲。世無蘇軾。我師樊素。人豈樂天。卽假我奇緣。遂儂素願。而白髮頻添。夫老矣。青春有待。姊知乎。思維再三。計呈一策。奉商姊妹。振我伶戎。轉致姨嬢。降他妖孽。當世界平權之日。正深閨操柄之時。無須粉黛西施。何必衣冠優孟。不媒不妁。援新法以結婚。一夫一妻。采泰西爲定律。明知紈袴。詐結絲羅。示我雌風。張儂闇教。使高歡東帶。自稱下官。劉備弓刀。見

吾侍婢。况房中約法。女有命而男必遵。堂上章程。夫是奴而妻爲主。俾晝作夜。此其時乎。同夢非甘。別有在也。楊貴妃宮中義子。再訪祿兒。秦良玉馬工桃花。重尋男女。待得牀頭金盡。甌底塵生。則子晳美而子南夫。無待王昌而始嫁。東家食而西家宿。休教韓壽以偷香。不然逼張良爲婦人。舞臺賣技。迫董賢媚哀帝。餓榻分歡。否則與吳市之簫。受野人之塊。使色鬼成臥鬼。蟬神變游神。方顯我巾幘鬚眉。鬚眉巾幘英雄兒。女兒女英雄者也。不識何如。尙祈箴告。虔請幕安。臨馳不既。



戲擬客伶覆東方鳳書

頃吟香翰淚灑舞衫。茲肅雲箋。魂消綠水。心之灰而成燭。恨不織已如絲。同來南部煙花。謳歌民國。不是東山絲竹。障礙共和原期。喚醒豪華。免得荆蠻問鼎。待到拓開世界。還教美女從軍。何圖幾輩驛神。如同蟻聚。更有一般偽學。無異狼貪。笑他周程朱張。親承私淑。度爾油鹽柴米。竊取公家。結交幾個妙年。謬稱才子。識得一羣稚子。都拜門生。曩時整頓夫綱。臘脂虎仍操內政。今日維持名教。日頭禪徒。誑機關借象。山以肆鑽營。假陽明而圖進取。有黃金之贈。謂花捐而管子霸齊。無白玉之投。謂女樂而齊人禍魯。或以

憑權登徒子。美好色爲風流。失勢杜牧之。指尋春爲薄倖。卽正如王新建。而明武宗之色荒。不敢廷爭。亦憇似汲長儒。而漢武帝之淫佚。焉能面折。不料衣冠受其愚弄。粉黛借以戕殘。女忘貌而男忘才。應識鬚眉有女子。朝見嫉而宮見妬。須知僞學亦宮人。或謂巫臣毀夏姬。雅願夏姬嫁我。或謂魯莊從孟任。亦願孟任盟公。有憐香借玉之心。無焚琴煮鶴之意。不知文不同乎司馬。妄想文君才。不類平藥師。烏歸紅拂。况焉肩火色。蜂目羽聲。夜臥牛衣。日穿犢鼻。知我姐甯以向姬絕舊。不以蔡姬歸齊者。矢初志也。妹等爲花請命。旣不見許於東皇。而一葉扁舟。何妨權操於

西子。倘遇趙清獻於燕市。良夜抱衾。范希文於鄱陽春宵薦枕。驪姬有子。李娃有夫。始稱夫人。終封汧國爾時也。見乞兒向火之輩。俛眉承睫者流爲大參拂鬚。與太尉濯足。姐當大聲疾呼曰。逐諸食客之中。麾之太門之外。得消今恨。且報前仇。不識何如。祈爲量之。虔請調安。臨楮不莊。





戲擬天足嘲小足文

金蓮步步玉筍纖纖。夜夜上肩自爲得意。行行攜手。
婢苦難扶。路不崎嶇。東歪西倒。胸無錦繡。手擺頭搖。
問疇昔之風流。全憑高底。究平生之標致。半露微尖。
環佩丁當。更聽鈴聲帖地。電珠燦爛。還看鳳影朝天。
尤其甚者。對坐風情。提高膝上。抱懷媚態。入握掌中。
如其姊妹相逢。不誇端而正。姨嬢相顧。便說窄而彎。
試問秦良玉。勤王爾能去。去韓世忠。蕩寇爾敢擊。
跨峯彎弓。舉裙逐馬。旣遜李波妹。復讓毛夫人。
度爾顧影自憐。望塵莫及。靈犀卽運。瘦骨難支。
何況路轉峯迴。橋橫徑仄。心寒胆碎。水遠山高者乎。
且夫貴妃

羅襪往事成塵。後主弓鞋深悲亡國。爾不學木蘭從軍。擔當宇宙。復不師荀娥衝陣。運用鼓鼙。胡爲乎趾裏重重。人稱玩物。輶呼小小。自號佳人。豈知出塞昭君。毛延壽不聞畫足。入吳西子。越范蠡僅諫寢容。曹子建之賦洛神。瓊姿豔逸。楚宋玉之稱神女。骨法奇多。何嘗處處生蓮。尖尖踏地。榮耀秋菊。華茂春松。我知張獻忠千丈峯尖。留伊補缺。杜牧之十年春夢。倩爾迷魂。從此花柳青樓。生涯皮肉。琵琶門巷。角逐風流。爾自爭先。儂當賀後。

戲冊粉菊花管領羣仙園文

蓋聞選色選聲。梨園佳話。傾城傾國。班史美談。若乏筆歌。烏洗千秋之恨。幸傳絲竹。得消萬古之愁。所以唱聽雙鬟。旗亭畫壁。回看紅粉。綺席生春。蓋有由來也。茲有羣仙茶園粉菊花者。滬上名伶。園中鉅子。本來柳眼。無須張敞畫眉。自是桃腮。不仗何郎傅粉。比後庭於商女。非亡國之音。律出塞之明妃。少和親之淚。蓋緣巫山神女。偶到人間。奔月嫦娥。暫離天上。遂假西崑錦瑟。南部煙花。發思古之幽情。道幽人之衷曲。蓋不獨金鎖十二。個個低頭。珠履三千。人人仰首也。朕念東洋女子。技賣舞臺。西蜀佳人。身藏閨閣。始



因遇人不淑。淚灑千行。繼以之子無良。醜聲四播。迨至嬪娟見棄。筋骨當衰。不爲姬女輿臺。便隨乞兒街巷。何如爾自食其力。無怨無悲。曲遇知音。入風入雅。茲遣護花使者。冊爾管領羣仙茶園。爲茲臺冠冕。伶界典型。爾欲十斛明珠。則新聲一曲。爾欲一堂弟子。則絳帳千年。從此風開蜀地。藝補女天。庶管子女閨籬。名汝以伴陶潛之酒。今朝錦里。知卿必分花蕊之名。爾其珍重。尙慎勉旃。欽哉。

戲擬月老贊 幷序

蓋聞周禮婚姻。官設媒氏。離騷男女。屈重蹇脩。後世或號冰人。或云抱布。均從世俗。變易名稱。從未有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好。如西湖花神廟旁。而以月老名祠者也。夫九天王母管領羣仙。上元夫人惟司侍婢。蓋原仙凡霄壤。豈調下界夫妻。而塵俗雌雄。亦聽凌霄天姥。以故東家牆下。女戒風流。西子湖邊。神憑月媧。鴻光嘉耦。顯成媒妁之書。王謝聯姻。謹守士昏之禮。陰陽相匹。門第相當。設玉環弟兄。毋干唐寵。王嬪父母。不冀漢妃。何至馬





嵬蒙塵。魂歸腐草。琵琶出塞。淚灑邊關。乃若垓下虞兮。畢灑烏江之泣。樓高金谷。同生石氏之悲。江采蘋一斛珠。塵生玉鑒。孟才人河滿子。淚濕笙囊。非命不同。實違仙姥。前歡已墜。後悔莫追。宜邦人士。祠修月老。以昭閨戒。於將來也。夫自媒之女不貞。亦猶自銜之士不信。所以女箴一史。幾許磨礱。內則三篇。多方勸戒。何圖長城易築。方寸難防。食東宿西。無人作伐。朝南暮北。若箇行媒。設謂夏姬禍及徵舒。齊襄田逢大豕。非月老主持。吾不信也。夫天台仙子。未聞劉阮重逢。武陵漁人。不

許桃源再入。從可知神仙法律嚴。過人閒牛女。箴規堅踰牀第。倘教良緣有誤。紅拂妓許爾私奔。才子不逢卓文君。憑伊自擇。如其青樓斂跡。紅粉歸眞。蘇東坡許納朝雲。白香山聽依樊素。否則嘉耦亦成怨耦。良姻反作惡姻。俱係月宮主政。金母操權。方今世界自由。莫謂香偷韓壽。乾坤開化。應知神職調人。嗣後之怨女曠夫。雙雙對對佳人名士。整整齊齊。均由月母指揮。紅繩繫足。贊曰：

權司巾幘。洞建西湖。甄別眷屬。臧否榮枯。鄭毋亂雅。魚莫混淆。珠調和琴瑟。戒敬翁姑。天補媧母。襄贊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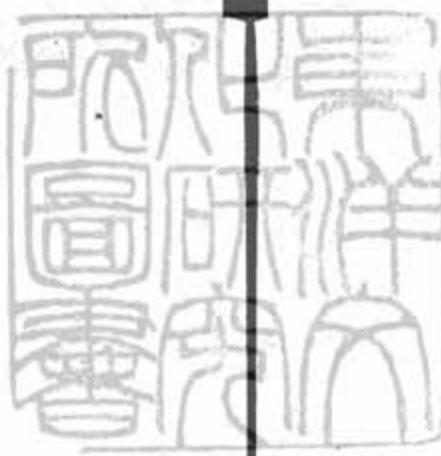
戲擬羣仙園銘并序

夫使翠翠紅紅。永無閒隔。鶯鶯燕燕。恆久歡娛。則七夕銀河。烏思牛女。千年金屋。莫憶燕環。香草美人。楚屈平亦成多事。巫山神女。宋大夫未免徒勞。况樂奏霓裳。槎乘月府。未免遙瞻碧落。隔斷紅塵者乎。嗚呼。姝麗嫋嫋。慨歸仙子。色香世界。不與凡夫。宜羣仙園主人。泛一葉舟。涉千層浪。覓坤班於漚上。創女樂於川中。以博我鄉人之一顧也。爾時也。夜翻白紵。登臺不是後庭。日顧紅裙。座客疑爲羽曲。或謂杜蘭香。鉢車突至。或云吳彩鸞。甲帳。

方開蓋不獨何仙姑偶別雲間。嫦娥女暫離天上玉卮娘子遨游羣玉山頭花蕊夫人整頓百花隊裏一聲檀板幾曲笙歌苦海彌填愁城滿破矣。何圖幾羣紈袴疑到天臺五夜游魂遂分月殿憶揚州之夢。豈第牧之望巫峽之雲非惟楚子且以淡粧濃抹欲呼淺唱低斟月夜良宵願喚抱衾薦枕視巾幘爲樂國誤梨園爲桃源真管豹之窺井蛙之見不免見哂於高人蒙羞於大雅也。且夫女兒心事生怕埋沒才華天地戲場還期馳聲伶籍况一羣姊妹從今少詠別離萬古夫妻此後

重逢顏面涉南部煙花之趣。開人間歡喜之場。喚醒鬚眉謳歌世界。未始非承平盛事。蜀國美談也不佞愧乏李青蓮之筆。調繼清平。聊仿劉禹錫之銘。贊資覆瓿銘曰。

曲不在高有女則名人不在多有花則靈斯是羣仙惟看者馨金釵雙鬢綠燈火晚臺青迎人非賣笑偷香恐挫丁可以續文琴補樂經有雅韻之盈耳無俗事之勞形不入迷魂陣烏到剝衣亭采風云何礙之有





戲擬朝片毛錐子問答

朝片古謂之笏。禮玉藻夫子以挾玉諸侯以象云云是也。鄉人觀劇見人臣執此朝君形如片然故名曰朝片。毛錐子卽筆也。見五代史史弘肇傳。

朝片問於毛錐子曰。方今時代我爲政黨爾爲民黨。我爲官寮派爾爲笑罵派。爾入報社我則篆求情同水火勢若仇讐。我思弘肇因爾生嫌怨班超投爾便封侯江淹夢爾而吟風弄月。李白夢爾而海澨山陬爾助韓昌黎訛墓爾助王羲之籠鵝。由是爾傳稱毛穎爾塚寄山窯。足爾有功於儒無功於宦宦用朱衣。

儒用巢翰爾。一旦改爾派入我黨。爾不想關中劉邦。爾便思彭城強項。去去復去去。恨爾頭尖行。行重行。行醜爾怪象。毛錐子曰。我誠醜也。爾不免焉。爾助段秀實以擊朱泚。遂得偉名。爾助顧少連以挺延齡。便稱膽壯。何不思褚遂良還爾休官。宋廣平依爾避怨。王坦之將爾倒執。司空圖墮爾當前。爾既已聲名掃地。爾何爲意氣掀天。况爾於大夫飾以魚須。於士則飾以象骨。上詔下騎。外強內弱。爾嘗云。得我則百代流芳。失我則萬年遺臭。有我則踵事增華。無我則窮途巷陋。是爾自矜。是爾自炫。吾不與爾言。爾宜速收斂。朝片曰。共和世界。尊崇公理。專制山河。黑暗滅否。

晉之趙盾。爾書弑君。齊之崔子。爾書亂臣。平權藉爲口實。民國取消麟經。遂使晉董狐。齊太史。蒙不臧。飢欲死。爾不改變面貌。組織其和。不草陳琳檄。即上封禪書。爾還望家有鄧通錢。官濟都尉府。恩加九錫文。漏聽五更鼓。唾爾何厚顏。不值一文錢。毛錐子曰。城破爾官仍在。錢荒爾幣孔多。爾自顧腰纏十萬。爾不顧城市干戈。民房被賊。居民馬被賊跨。民糧被賊儲。民孥被賊罵。爾自踰後垣。梯山巔。夜行晝伏。雞鳴度涼。我方爲爾彌縫其闕。而孰知爾反以我爲不祥。於莊婢美妾嬌。終夜不遑。仕宦盡人如爾。同胞極目悲。



是兩不相讓。遂往孔門。孔子不見。使子貢出而告之。曰。吾聞君子羣而不黨。爾輩謂無黨不成國家。吾聞事君盡其事。爾輩謂當權一朵自由花。吾聞安人民。利社稷。爾輩謂抗中央。宜獨立。吾聞學而優則仕。爾輩云運動居高位。吾聞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爾輩謂其和專制兩分途。遂使詩書廢。廉恥亡。吾教弱。他教強。生靈塗炭。土宇洪荒。盜賊林立。良善悲傷俱由朝片毛錐之所致。爾等還宜自思量。

跋

哭泣飲酒。醒夢皆忘。是非異同。彼此一致。無所謂正聲也。凡白雪之歌。皇琴之音。皆足以悅耳。無所謂正色也。凡西施之美。嫫母之醜。皆足以悅目。無所謂正味也。凡珍錯之甘茶蓼之苦。皆足以悅口。之人也。之德也。方且喪其百體。獨與天游。卮言日出。顛倒羣彙。仁義美名也。指之爲蘧廬。詩書大典也。詆之爲陳迹。而賤如螻蟻。小如稗稗。微末如瓦甓屎溺。反以爲道之所在。確鑿言之。是豈性與人殊。好爲異論哉。蓋其悠謬荒唐。無端崖之辭。因事示教。設爲恢詭。而委婉無傷。自有道者視之。固洋洋乎大觀。雖風人之旨。亦

未遑多讓。同宗先生能爲莊語。著作甚富。今先出其外集問世。乃惴惴焉。惟人之不求其弦外之意。言外之意。是懼急思刊正。集各篇若干卷。以矯正之。是猶有狗人之見。存乎其中。因跋此語于後。藉祛其惑。弟翼。



